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三部第一期学员结业会上的讲话

1978-11-28 作者: 胡耀邦

同志们胜利结业了。欢送同志们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你们是去年九月二十六日开学的，到现在一年零两个月。这十四个月，是我们国家不平凡的十四个月，是拨乱反正的十四个月，是意气风发的十四个月，是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发生巨大变化的十四个月。同志们这期间在这里学习，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不知道你们自己变化大不大，请你们自己加以回忆，加以总结。总结不一定写在纸上，自己在脑子里面思考一番，想一想这十四个月我学到一些什么东西，没有学到什么东西，那些地方进步了，那些地方进步还不够大。退步的地方恐怕没有吧，也可能，说不定。还有，我解决了一些什么问题，还有那些问题没有解决。一句话，这十四个月对于自己今后有什么影响。总结的时候，当然也可以联系到我们学校对你们有些什么帮助，大不大？批评自我批评嘛。我想，学校对你们可能是有些帮助的，帮助得够不够，我看是不够的。拿我来说，我就官僚主义，很对不起。同志们生病的不多吧？退学的没有吧？（答：没有。）如果生病的不多，退学的没有，至少是生活上有了一点基本保证嘛，对于你们生活上的照顾，我看有所照顾。听说伙食不很好，不断有意见。学校对你们的帮助是可以一分为二的，有所帮助，帮助也可能不是那么大。所以作那么一点总结是好的，我们每一个同志，每走一段，

每半年，每一年，回头想一想我这半年、一年搞的怎么样，对今后有好处。只有不断总结经验，才能有所前进嘛。

同志们后天开始回去了，希望我来讲一点问题。我想讲四个问题。

(一)

同志们知道中央正在开会，这次工作会议要解决一些重大的问题，会还没有完。我们的重大决策之一，也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中央反复考虑的结果，决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这个斗争，就是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就全国来讲今年把它结束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上面来。同志们，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从明年开始，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揭批查群众运动结束了，从此就把我们的主要注意力、主要精力拿来搞四个现代化。所以，同志们一回去从思想上，实际工作上就要碰到这么一个问题。这个大问题，这么一个转变，华主席在开幕词中叫把我们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搞社会主义建设上面来。这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呢？希望同志们首先把它弄清楚。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作一点历史的考察。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结束之后，毛主席好几次向我们全党提出过，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我们全党的工作重心要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搞技术革命，搞社会主义建设。所以就历史的发展来说，把我们工作的着重点，把我们的重心转到搞社会主义建设上面来，

不是我们这次会议才提出来的。五十年代的中期毛主席就提出过，到现在二十几年了，但一直没有实现。我们没有能够实现这个转变原因很多，主要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里面有这么一些坏家伙的捣乱，比如林彪、“四人帮”。还有一些错误路线的干扰，也还有我们工作上的一些缺点、错误，比如说大跃进中间的浮夸风、瞎指挥、共产风。大跃进中间的浮夸风、瞎指挥、共产风那个东西我们许多同志都要负责任。在国际上，也还有苏修卡我们脖子的问题，利用我们的困难撕毁合同。所以，有许多原因。今天回过头来想一想，这二十多年来，我们把主要的时间都拿来搞政治运动，搞路线斗争了。当然，坏人捣蛋，我们不能不对付。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二年来，我们也不能马上把精力用来搞社会主义建设。“四人帮”有那么一批爪牙、骨干分子、死党，你没有清查清楚，怎么转呢？他们搞了那么多的破坏，留下来大量的问题需要清理。经过二年多以来的紧张工作，基本上清理清楚了，组织上清理清楚了，“四人帮”在思想上造成的混乱，许多重大问题澄清了。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我们党的领导核心是团结的，全党全国人民的团结也增强了。现在已经有可能把我们的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从历史上考察一下，工作重心应当转到搞社会主义建设，本来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就应该开始这个转变。毛主席二十多年前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是二十几年来，我们没有实现这个转变，现在我们才有了充分的条件

能够实现这个转变。我们为实现这个转变扫清了道路，搬掉了搞四个现代化的绊脚石，现在可以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地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了。

这个转变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可以说对于我们全党许多干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新问题。为什么呢？我们不熟悉嘛。我们二十几年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什么搞清查，搞斗争，搞批判，开大会，坦白交代等等。我们习惯的是这一套，想的也是这一套。现在我们要来搞建设，搞四个现代化，怎么搞农业现代化，怎么搞工业现代化，怎么搞大干快上。什么客观规律，什么经济规律，什么经济核算、企业管理，什么按劳分配，什么价值规律，许多东西我们实际上不懂。老实说，革了几十年命，不懂。不要以为我们懂呀，同志们，你们不要以为在党校十四个月学了许多东西，中央党校毕业，而且比一、二部学的更多，背了这么一大搭子的材料，至少有三公斤吧，把它背回去，背一个包袱，这就糟了。你们在这里学十四个月的东西，回去碰到实际问题用不上，一系列的新问题不懂，绝大多数人不懂，或者说懂的很少。这个问题谁都不能吹牛。你们不懂，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就懂呀？同样我们也懂的很少。就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面临着又一次的重新学习。三十年前，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号召我们重新学习。那时战争要结束了，我们要进城了，要搞社会主义了。这是一次重新学习。那一次重新学习，我们全党学习的不错。进城以前我们是“土包子”，艰苦奋斗的精

神很好。解放大城市，房子里面铺着地毯，没有见过，说你这个地方还有被子，泥巴腿不敢走进去，是打着滚进去的。现在面临着又一次的重新学习，要扎扎实实地搞四个现代化，还是高速度、高水平的四个现代化。高速度是要在二十世纪末提前实现，高水平就是最新的现代化，世界上的最新科学技术水平，我们懂呀？我看我们不懂。前不久报纸上登了[黑龙江](#)友谊农场五分场二分队，一个人种一千亩地，一年生产二十万斤粮食。据说明年还可以提高，可以种一千五百亩地，收获三十万斤粮食。同志们，一个人一年种一千五百亩地，收三十万斤粮食，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有过这个事吗？二十几年以前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毛主席讲三户贫农办合作社是五亿农民的方向。这是有世界意义的，当时宣传的很好。我觉得现在友谊农场这个新事物我们没有宣传好，有文字记载以来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没有过这个事情嘛，是中国农业历史上最大的一个事情嘛，最大的一个新生事物嘛。前几年我们不是讲新生事物吗？林彪、“四人帮”吹牛，“哎呀，这个是新生事物呀”，张铁生出来是一个什么新生事物，黄帅出来又是什么新生事物，朝农经验也是什么新生事物。不，都是一些反革命事物！友谊农场这个事物我觉得不错。大寨也好，它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好。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但是一个人生产的粮食还不多。友谊农场那是真正的新生事物，要学习、研究这种新生事物。开始一转变我们不习惯，不晓得什么是新生事物，什么是有生命力的东西。机械化养猪怎么养法，两个人可以养几

十万只鸡，一头牛十一个月可以宰了吃。这些还只是讲农业上的。工业上，邓副主席参观日本的一个汽车厂，看到有多少机械手，不是人在那里干活，都是机器人在那里干活。我们懂呀？怎么搞四个现代化，怎么高速度、高标准地搞四个现代化，讲老实话，我们不懂。

我不懂能不能混日子呢？说不懂我照样混日子。我们现在不是安定团结嘛，我不懂，你就把我撤职了？我回去照样当部长，照样当党校的老师、教员，那就叫混日子。混日子的情况还会有，今后三年混日子的情况还是难免的。我们党中央正在研究这个问题，首先在干部问题上，党内干部里面混日子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现在不是提出工人、农民不能干好干坏一个样吗？要按劳分配。现在干和不干一个样，多干少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在干部中也是这么个情况。你说共产主义觉悟那么高，党性那么强呀？你说，我党性很强，他说我党性比你强。那是吹。你说你公道，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要考察，要看实践，要搞评比。明年在干部里面要研究解决这么一个问题，怎么搞考核，搞评比，首先改变领导机关里面干部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状况。

我们要重新学习，如何重新学习我讲不清楚。我建议《理论动态》写一篇“谈重新学习”，总结一下历史经验。你们回去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把我们的工作重点，把我们的思想、作风、工作方法转到如何适应加快四个现代化上面来。什么是四个现代

化？重新讨论这个问题，钻研这个问题。我们党校第三期恐怕也要考虑这个问题，要适当地减少基本理论部分的学习，增加一些如何搞四个现代化的课程和教材。

你那里还有一些遗留问题怎么办？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结束了，是不是一切问题都结束了呢？没有。与揭批“四人帮”有关的许多遗留问题还要继续解决。我这里讲的遗留问题主要指组织问题。至于肃清“四人帮”的流毒，肃清“四人帮”在理论上、思想上所造成的混乱，肃流毒的工作，批判的任务那需要的时间还长呢，批判“四人帮”的题目还多的是。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比如说“双突”进来的干部怎么办？如何处理这些人的问题，处理突击进来的干部、党员，中央批的一个[河南](#)问题的文件原则上讲清楚了。又如清查出来的打砸抢的首恶分子的处理，中央四十八号文件也讲清楚了。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清查出来的犯错误的人，包括犯严重错误的，包括那些骨干分子，怎么办？中央批转的[河南](#)文件基本原则也提出来了，这个问题我想多说几句。同志们，你们回去以后，请你们把这个问题注意一下：这二年来，我们清查相当多的一批人，数目字是多少，现在弄不清楚。全国来讲曾经被清查的对象，曾经到过×万人，后来经过说清楚解脱了一批，解脱了多少我不清楚。现在还有一批怎么办？中央决定了一个原则：除了民愤很大的，作恶多端，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联系的，打砸抢首恶分子，严重的违法乱纪有民愤的，实行阶级报复

的阶级异己分子，即十八号文件上讲的四种人以外，暂时都不处理。就是说，除了这几种人要作开除党籍、法办处理外，其他的这二、三年内都暂不要作组织处理。有些人调开，有些人下放，有些人回到生产里面去。调开、下放、回到生产里面去，是给他们一个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时间。认识错误改正错误都得要时间。在座的有没有[辽宁](#)的同志？（答：有。）辽宁很有几个名人，有李伯秋、魏秉奎、杨春甫、刘盛田，李魏杨刘，你们说怎么办好？中央复了一个电报：撤销职务，下放到一个工厂，或者是一个研究院，或者是一个研究所去，一面参加一点工作，一面继续检讨。党籍怎么办呢？党籍暂时不处理，二、三年以后看表现。[河南](#)的同志在不在？（答：在）你们河南耿其昌怎么办？一个是耿其昌，还有一个王维群，河南的同志你们觉得怎么办好？中央的意见，撤职那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开除党籍呢？中央的意思不要开除党籍。撤掉职务，下放，搞二、三年，看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怎么样。还有许多人，我只是举这么一点例子。这个问题一定要打通思想。毛主席生前立了一个法，共产党不杀干部，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一是戴帽子，一是开除党籍，一是逮捕法办这三条都请同志们考虑一下。戴帽、开除、法办这三个处置要非常谨慎。文化大革命前几十年，我们党对干部处理历来是非常谨慎的。我们有许多同志不懂得这个历史，从毛主席领导我们党以来，他曾亲自领导党内多次路线斗争，对王明路线的斗争，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和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等。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

一个人都没有处分。当时，批判张国焘，一面批判他，一面还让他当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后来由于他叛变投降国民党才开除他党籍。在座的同志多数不懂得我们党的这个传统，好像路线斗争总要开除一批人，法办一批人。这是错误的。毛主席历来提倡思想从严，组织从宽，历来提倡给人以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时间。这个事情我们许多同志不熟悉。所以，许多地方错误地处分了许多干部，结果，现在要大规模地昭雪平反嘛，落实嘛。请同志们千万记住这一条，我们对在这次路线斗争中犯错误的人，思想从严没有问题，也开批判大会，但组织处理要非常慎重，要恢复我们党固有的传统，不要多搞那个隔离反省。一个人隔离反省，要八个人陪着他。我不是说一个都不可以搞，绝大多数不要搞这个东西。《组工通讯》写了一篇《什么叫“说清楚”？》，昨天余秋里副总理打电话给我说他觉得那篇东西写得很好，他看了三遍。我们现在有的地方说不清楚，我们有的同志要求人家说清楚。有些事就说不清楚，比如问你那一天打人，打了几下，拿什么打的他？这怎么说得清楚。文化大革命中人家批判我，有许多事我就说不清楚。记不清楚嘛。同志们不要搞这个东西，搞这个干什么！我们是清查人家的错误嘛，他犯了错误，是什么性质的，清查他干了几件什么坏事，为什么干几件坏事，你怎么改正。一定要把这个风气改过来，把方法搞对头，把路线搞对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然，也要注意另外一方面，是不是还有某些的确很坏的人，现在还没有清查出来。有些地方，或者是个别地方还有某些坏人，文化大革命以来就表现很坏，带头搞打砸抢，带头干坏事，还没有清查出来的？对这些要加以清查，清查出来以后把他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调开，下放，或者是把他调回到生产里面去。我讲要非常谨慎，是指戴帽子，开除党籍，法办。

总之，一句话，我们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今年要结束，明年转到搞社会主义建设上面来，遗留的一些问题要好好加以处理，要做到善始善终。

（二）

经过反复调查核实，反复酝酿，党中央通过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又解决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大批大是大非问题。有那些呢？有十来件，可能我记的不完全。

第一件，天安门事件。我不多讲了，今天你们听了广播了。天安门事件不是什么反革命事件，完全是广大革命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有些同志讲，叫伟大的“四五运动”，报纸上已宣传了。是不是叫“四五运动”？有些同志讲“四五运动”的意义超过“五四运动”。这还可以再研究一下。我个人的意见不要那么比，情况不一样嘛。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为我们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准备了思想条件。当然，天安门这个革命行动是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也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群众条件。这样说是对的，这种巨大的历史功绩是

不能抹煞的。至于和“五四运动”比，我个人的意见不一定那么比。天安门事件全国人民关心，全世界也关心。

第二件，“一月风暴”，[上海](#)的“一月风暴”。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都认为，“一月风暴”完全是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欺骗和煽动群众夺权，搞阴谋，破坏文化大革命。是一小撮坏蛋搞的一次反革命行动。反革命只是一小撮人，群众参加是受蒙蔽。林彪、“四人帮”合伙搞的全面内战、夺权，就是从所谓“一月风暴”开的头，一下子连锁反应到全国。一小撮反革命，一小撮坏人欺骗了群众，蒙蔽了一部分群众，夺了共产党的权，这叫什么革命行动？完全是反革命。所以这个案子要把它彻底翻过来。

第三件，所谓“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毛主席在生前就翻过来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毛主席的话没有为全党了解。毛主席生前就讲过，所谓“二月逆流”，是几位副总理同几位老师对林彪、陈伯达那些人不满，今后不要提了。原话记不清楚了。这次华主席在会上宣布了这个问题，所谓“二月逆流”，就是几位老师，几位副总理对付林彪的，不是什么“逆流”。华主席还进一步讲到，林彪、“四人帮”这一伙子人反对这一批老同志，也是要进一步反对周总理，反对朱委员长，陷害、诬蔑我们党的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第四件，六十一个人的问题。所谓六十一个人的“叛徒案件”完全是一起错案。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要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

我们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已把我们的报告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不久要正式批转下去。六十一个人现在活着的还有二十六个。他们当时登反共启事出狱，是执行党的指示，责任不在他们。他们在监狱里面表现是好的。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六六年，三十年都没有人查，不查为什么？因为本来是清楚的嘛，是经过党指示的嘛。那是谁挑起来的，谁嫁祸的呢？是康生。现在查出来了，康生一九六六年八月，就指示彭真专案组，要他们把六十一个人打成叛徒集团。可见，这个大错案是康生开始搞的。中央决定要给这个所谓“六十一个人的叛徒案”平反，要恢复他们的党籍，要分配工作。薄一波同志中央已经通知他了，今天吉林的赵林同志也请到北京来谈工作，征求他的意见，分配到那里好。

第五件，是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彭德怀同志，主席在世时，并没有撤销他的政治局委员，更没有开除他的党籍。彭德怀同志一九六五年到三线去当副总指挥的时候，毛主席还请他吃了饭的。彭德怀同志在历史上是有过重大贡献的，是有功绩的，他领导平江暴动嘛。当然他也有错误，他的错误今天应该怎么看，可以进一步研究。总之，他有重大贡献。怎么评价他，中央还会有文件。现在先搞骨灰安放仪式，骨灰盒要安放到八宝山第一室里面去。

第六件，陶铸同志的问题。陶铸同志不是叛徒，陶铸同志是个老党员，他对党也作过重要贡献。不是什么叛徒，是好同志，也要搞骨灰安放仪式。

第七件，康生、谢富治问题。他们两个人做了很多坏事，特别是康生，民愤很大。他究竟干了多少坏事，现在还来不及总结清楚。华主席说了他的问题，肯定他民愤很大，干了许多坏事。如果我们党里面有人知道的问题可以揭发，把材料送给中央组织部，以便将来到适当的时候给他作结论。同志们，从康生问题上看，这里有经验教训啊，不是有“盖棺论定”吗？有的人，死了还不能盖棺论定，因为你蒙混过关，你蒙混死去的。任何人功是功，过是过，不能蒙混过关。华主席曾经同我讲，人死了嘛，材料一定要把它搞确实，他已死了不能辩护了，要重证据，所以材料要搞确实。中央已决定，康生他们的问题由中央组织部负责搞材料。同志们总要允许我们搞一年半载吧！六十一个人的问题我们搞了四个月才搞了一个报告，康生的问题加一倍吧，就是八个月。没有八个月搞不清，搞不清也就“说不清楚”。

第八件，是一些地方事件。如“百万雄师”，武汉的七·二〇，[河南](#)的七·二五，都叫地方事件，也都要复查。凡错了的都要平反。但是平反中要注意不要引起派性斗争。

第九件，“支左”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军队支左，实际上是支了一派，有些支左支错了。但是，要讲清楚，参加军队支左的广大干部是奉命的，是奉组织上的命令支左，责任不在他们。军队支左，主要是一九六六、六七、六八、六九这几年。本来我们的军队名誉很好，支左的结果，名誉搞的不好。要说清楚，

我们讲责任不在他们，是说支左这件事情本身。至于在支左里面有某些人违法乱纪，那是另外的问题。

第十件，悼念周总理的问题。周总理去世后，追悼总理办公室受“四人帮”的干扰，发过一个通知，不准戴黑纱，不准开追悼会，许多省都执行了这个指示。后来有些地方搞歪了，搞什么追查，压制群众。至于不许戴黑纱，不许开追悼会，“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曾经发过这种通知，一般的执行了禁止群众的悼念活动这个责任也不在下面，也把它讲清楚一下。

还有一个杨尚昆同志的问题。他不是什么里通外国，他是为党作了许多工作的，是个很老的同志，好同志。所以也恢复党籍，分配工作。

可能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你们不要再写条子给我了。党中央经过反复调查核实，反复酝酿，这次解决了一大批大是大非问题。还有一些问题，有的还没有查清楚，或者说没有酝酿成熟，留待以后去继续解决。事情那么多，同志们也还要考虑这么一个问题，车子不能开得太快，你们说，翻车在什么情况底下容易发生？开得很快很快，在转弯的时候掌握不好就会翻。功过是非要搞清楚，这是全党大多数人的心愿，但同志们也要考虑到还有不同意见，这个事情怎么搞的？内容到底怎么样？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看法。所以车子不能开得太猛。我们要相信，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于过去的大是大非问题一定要按照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的办：有

反必肃，有错必纠。有错必纠不是不纠嘛，不是可纠嘛。什么叫“必纠”？必者，一定之谓也，有多少就纠多少之谓也。

讲到这里，同志们可能想到两个更大的问题：一个是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样？文化大革命，你们说一棍子打死好不好？文化大革命没有什么成绩呀，现在不是有同志这么说嘛，一点好处也没有。大家可以各抒己见。我个人不赞成这个看法，总有好处嘛，好处很大嘛。你退一万步来说，虽然损失这么大，但我们现在全国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觉悟这么高，我觉得，这就是收到了效果，有了成绩，反面教员教训了我们。我们《理论动态》不是有过这么一篇文章说过，对赫鲁晓夫这个人，毛主席曾经讲过要给他一吨重的奖章。林彪、“四人帮”可以给他们一百吨重的奖章。所以说，还要两点论：林彪、“四人帮”给了我们极大的破坏，这是一点；另一点，这一批反面教员擦亮了我们的眼睛，提高了我们的觉悟。坏事一切皆坏，好事一切皆好，这是形而上学。我是同意小平同志的看法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锻炼，是很了不起的。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中，林彪、“四人帮”他们一开始干扰毛主席的路线。所以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我的意见我们大家都冷静地动脑子想一想，分析一下，也可以同时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当然过去有些说法不一定妥当，特别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谁一讲文化大革命有缺点，有错误，他们就说你否定文化大革命。他们讲不出什么道理来，就光说文化大

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四人帮”是别有用心的，打棍子。我们要采取分析的方法，不要否定一切。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评价毛主席。要正确地、全面地评价毛主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的旗帜，胜利的旗帜。我们过去、现在、今后都要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前进。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是已经在历史上记载下来的，这一点我们党的老同志比青年同志熟悉，党的历史几十年了嘛，我们有些青年同志可能不熟悉，因为他只看到十年。我们有许多老同志看到过去的二十年，过去的三十年，过去的四十年、五十年，到今年我们党已走过了五十七年的道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说明，中国革命，中国党，中国无产阶级，中国人民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到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历史教训。斯大林的伟大功绩是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在俄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的，他的功劳是砍不掉的。毛主席的功劳更砍不掉。毛主席在革命事业上的丰功伟绩和革命学说永放光芒，是不可磨灭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尊重事实。当然，毛主席的一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他年龄这么大，身体又不好，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这也是事实。所以在充分肯定毛主席的丰功伟绩的时候，有的同志提出这样那样的意见来，我觉得我们应当冷静地加以分析，不要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什么“砍旗”。

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一个怎么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上,我们前几年是吃了亏的。“四人帮”在台上,人们一对文化大革命有些意见,就说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反革命”。有些同志对毛主席的有些话不理解,有怀疑,有意见,好,“你要砍旗”,“你反对毛主席”。过去我们吃了苦头,现在再不能这样子:动不动就说人家“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就抓人。一个是抓,一个是堵口,不许你说。毛主席每一句话都正确,都是绝对的正确,抓刘冰也正确,什么都正确。不要这样子嘛。你们回去也会要碰到这个问题,人们问你怎么看文化大革命,怎么叫高举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特别是你们做理论工作、宣传工作的不要把话讲死,你们可以说个人的看法。文化大革命有了不起的收获,有缺点,有错误,可以讨论。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不能丢,它永放光芒;毛主席的丰功伟绩不能否定。但是毛主席的一些言论,因为年纪大,身体不好,有些说法,是不是也有缺点,可以讨论,可以议论。你们不要重复几年以前的东西:什么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人家对毛主席某一个说法有意见,那就是“砍旗”,就是“反革命”,抓起来。你这么搞,人家会说,同志,你们从党校学习回来,水平就是这么高呀!凡事要作分析,要自己动脑子想问题。不要临走以前,华主席不来讲一次,那么你们副校长、教育长、主任讲讲吧,我有几十个题目,请你给我讲准确一点,我一个字不漏带回去。你这个(指头)是干什么的?这是搞收发

的，零售点，还不是批发点。那还行？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实事求是嘛。我不知道这一期理论班究竟学得怎么样。我们要搞光明正大，搞实事求是，不搞小道消息。你是我的老上司，我给你一个小道消息。这是小动作，不好。搞这个干什么？你们回去不要搞这个东西，没有意思。有问题拿到桌面上来，你讲的什么问题对，你讲的什么问题错了，你讲的什么问题不完整，讲嘛，澄清清楚，搞实事求是，弄清是非，澄清大是大非。我们大家为了一个目的，要团结起来，按照华主席的提法，大家同心同德。举国上下都要同心同德，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

我讲这些问题，可能你们不大过瘾，我还有许多问题你没有答复。不要着急嘛，一步一步来嘛，波浪式前进嘛。

总而言之，我们的党是不是光荣的党呢？是不是一个伟大的党呢？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党呢？是不是按毛主席历来的教导，光明正大，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本来是这么一个党嘛。多少人想搞垮我们的党，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搞不垮嘛。所以，我们中国人民有希望，首先是我们的党有希望；我们的党有希望，首先是我们的领导有希望，我们的中央有希望。有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可能你们听了不过瘾，现在我只能讲这些，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

还可以向你们讲一讲，中央已经决定，中央专案一办、三办取消，把专案办的材料统统移交给中央组织部。中央要成立纪律

检查委员会，以后干部问题由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党的组织部门来管。

（三）

现在讲第三个问题。你们回去就要碰到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当前工作上一个最大的实际问题，四个现代化的首要条件问题，也是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要着重讨论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农业怎么搞好。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搞不搞得上去，一个首要的条件，也是一个基本保证，就是看我们的农业搞不搞得上去。我们今年的农业比去年，确实有许多地方灾大，有干旱。由于许多地方遇到了很大的干旱，我们预期的目标没有达到，但是比去年还是好一些，粮食可以达到五千八百五十亿斤到五千九百亿斤，这个数字比较可靠。但是，我们的困难很不少。有些同志可以回想一下二十几年来我们有些地方总是把我们的成绩夸大，说我们这个地方大丰收呀，十几年大丰收。什么十几年大丰收！你不讲老实话。二十几年的经验没有很好总结，困难估计得不够。关于农业这一段话，是我个人的意见，中央工作会议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清楚，正在那里各抒己见。

在第一期学员毕业的时候，我专门讲过一次，二十几年来我们农业走了曲折的道路，两个马鞍形。第一个马鞍形是从一九四九年起一直好，好到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就下降了，一直下降到一九六二年。这是一个马鞍形。一九六二年又上升，上升到一九六六年，以后又下坡，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从去年又

开始好转。两个马鞍形。第一个马鞍形我们吃过苦头，共产风、浮夸风，加上自然灾害。说自然灾害为主说不通，主要是我们工作上的错误。第二个马鞍形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年。同志们，你们要考虑一下这十年的破坏，农村多少地方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家底搞空了，没有什么家底了。公社里面的家底，生产队的家底，社员的家底，许多社员的体力减弱了，吃不饱饭。困难怎么来的？最大的是这一次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还有我们许多政策没有搞对头。我们对困难要认识够，有利条件也要认识够。我们把农业搞上去是有许多有利条件的。我们粉碎了“四人帮”，搬开了绊脚石，扫清了最大的障碍，这不是有利的条件？我们的工业基础加大了，拖拉机、排灌机、农药、化肥，当然价钱高一些。价钱高一些可以把它减下来嘛。我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了。所以我们的有利条件很多。困难和有利条件我们都要把它详细分析清楚，困难要估计够，前途是光明的。把农业生产搞上去，我们客观有利条件很多，要有信心，共产党办事没有信心还行？要总结经验，正确看我们的历史，这是在农业问题上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把农业搞上去的关键还是要把广大干部、广大社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们共产党搞任何工作，都要依靠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依靠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什么工作都搞不好。要把广大干部、广大社员的积极性发挥出来，我们一定要把政策搞好。政策是我们的生命线。农业、农村的政策，那更是我们的生命线。

再一个，几年来，我们大批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什么叫资本主义没有弄清楚嘛，你批什么。什么是资本主义尾巴？有什么尾巴？也没有弄清楚。“主义”没有弄清楚，“尾巴”也没有弄清楚，界限没弄清楚就发命令，今天要下种了，几天要插秧了，瞎指挥可厉害了！

同志们，我们的国家是很好的一个国家，是很可爱的一个国家，阳光，气候，土壤都好，有平地，有山，有草原，有水面，可是我们领导上面搞得非常死，吃饭也非常死。中国人吃饭，就是吃粮食，搞农业就是搞粮食。我们中国人同外国人吃饭不一样，中国人出国，人家请吃饭，我们总觉得我们的中餐好，实际上人家的饭比我们并不差。我觉得外国的饭比我们营养价值高，人家吃奶，吃奶制品，吃肉。我们以为我们的茅台酒好，茅台有百分之五十几的酒精，人家喝葡萄酒。我五三年、五七年出国就碰到这个情况：人家请吃饭，把奶端上来，把鱼、肉端上来，把酒也端上来，我们不吃，以为饭还没有来，等饭吃。菜都凉了，人家说吃饭了，请吃，请吃！我们就夹了那么一点点菜吃了，等着吃饭。结果吃了两个钟头，外国同志问，你们中国同志为什么吃得那么少呢？不知道是等饭，结果人家宣布：祝同志们健康，干杯，请你走了。我还没吃饱。你吃肉呀，你喝他的酒呀，你喝他的奶嘛。怎么叫科学吃饭，我觉得这是个问题。我们有许多陈旧的观念，羊肉、牛肉都不是饭，鸡蛋也不是饭，香蕉、栗子、枣子更不是饭。枣子怎么不是饭呢？许多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人们吃

面包，吃大米饭，一点点就行了，把它当副食，我们拼命吃饭，吃粮食，老吃不够。我们中国粮食产量最低，可是消耗最大。这是几千年形成的。

同志们，我们正在为中央起草一个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我也参加了，提了点意见。在一个小会上，我想了两句话：“祖国大地处处是生机，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我说我恳求你们在决定上写上。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上，处处都是生机，可以搞粮食，可以搞经济作物，可以搞油料。听说[青海](#)省种油料，一亩地可以产三、四百斤。许多地方产糖料，还有多少水面可搞养殖业啊。我们国家的草原有四十三亿亩，比美国还大。我们的祖国是多么可爱呀。我们过去的宣传老说是我们这个地方十年九荒，不好哇。我是不赞成的。这里也讲不好，那里也讲不好，我们的国家究竟好不好？我们对不起“上帝”呀，同志们。我们这些宣传不切实际，也是一种虚夸，也是一种讲假话，把好的讲成是坏的。实际上我们的国家多么辽阔广大，多么美好！谁不承认我们的国家美好，我看倒有点“卖国主义”的嫌疑，你还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土地，这么多矿藏。当然不要随便加帽子，我说“卖国主义”，讲的是笑话。

我们的国家多么可爱，处处有生机。我们搞农业的方法有些地方不大对头，主要是领导不对头，经验没有好好的总结。有些问题要国家来抓，中央、省市要直接掌握各种生产基地，粮食基地、渔业基地、油料基地、棉花基地、花生基地、各种果品基地。

我们曾经算过一笔帐，如果按照友谊农场的办法，只要二十万农业劳动力，一个人种一千亩地，一亩地收四百斤，这两亿亩地，一年就可以搞八百亿斤粮食。二十万人，一个人种一千亩地的水平，一亩地产量搞到四百斤，就是八百亿斤，有了八百亿，中央同省市两级依靠这二十万人掌握八百亿斤粮食，我们为什么还要每年去征购。每年呀，我的天！十二个月，有八个月要搞粮食。我们二十几年以来就干的这个事情。什么领导农业生产？主要的经验是向农民抓粮，布置搞粮食。我们不自己搞那么些基地，搞渔业，搞畜产品，搞果脯业，结果只好向农民派购。你这一家搞十个鸡蛋，他那一家搞十个鸡蛋，拿了个筐筐去，搞的农民不高兴。假使我们自己掌握了八百亿斤粮食，那些各家各户的都不要，或者是大部分不要，留给你们自己，留给你养鸡去，养鸭去，喂猪去，熬糖去。所以国家要亲自干这个事情，亲自投资搞基地。二十几年搞一般号召多，要三级所有啊，要“穷过渡”啊，搞这个。二十几年了，这条经验没有总结起来：第一个是国家来干；第二个是多种经营，东方不亮西方亮嘛。

有的说，不能多种经营，因为粮食没过关。我的老天爷，你搞外贸嘛！你有花生，有大豆出口，到加拿大、美国、阿根廷换东西嘛！什么叫农业？农业就是粮食？我说，世界上有一些国家，象古巴，过去完全是在美国的封锁下，它就不种粮食。它全国的农业，主要是甘蔗。一斤糖是几分美金，五分，六分，七分。它的一亩甘蔗超过大米的价格好几倍。想当初五十年代，我们还向

人家建议：你们粮食没过关，我们派专家来帮你们种水稻。他开始觉得我们讲的对。搞了三年，算了吧，老兄，我请你回到你们的伟大祖国去吧，我还是种我的甘蔗。这不是我们的瞎指挥？指挥到外国去了，同志！说将来打起仗来怎么办？打起仗来有打仗的办法嘛！德国打了五年仗，它还不是过来了，它历来都靠进口粮食的，德国也好，英国也好，日本也好，遇到战争袭击的时候，农民一下子就改种粮食。

在这些事情上，我们没有把问题研究清楚。所以我们中央，今后的几年要准备进口，多进口一点粮食，休养生息，放手让他们干嘛！同志们，公社、大队、生产队养猪，养鸡，社员房前房后种树，种果树。养毛驴行不行？养牛行不行？我说就行。我们二十几年来，拼命的割人家的尾巴。同志们恐怕你们也参加割了吧！把树也砍光了，把房后香蕉也砍了，叫割资本主义尾巴。人家房前房后种点香蕉，苹果，梨就是资本主义呀？我是延安时期也好，川北时期也好，到[北京](#)来以后也好，房前房后，照例的搞它一点“尾巴”。现在我那个院子里面有柿子树，有葡萄树。葡萄，我是五六年花了五十块钱买的，收了二十几年的葡萄了，一年几十斤，是家中自己劳动产的嘛！

我的意思，总的说，就是前面说的两句话：“祖国大地处处是生机，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你种粮的种粮，喂猪的喂猪。也可喂羊，干涉人家喂羊干什么？同志们，我们的[陕西](#)呀，在座有没有延安的同志啊？可办糊涂事情了，听说今年上半年还

发布这么个指示：谁家在房门口种一个窝瓜，要罚五块钱。同志们，我们干了许多糊涂事，我们自己作孽，天作孽，自己也作孽。昨天我同毛致用同志谈，我说我们[湖南](#)人喜欢吃狗肉，你们还可以提倡喂狗。马、牛、羊、鸡、犬、豕，还有什么东西？放手让他干嘛，叫做劳动嘛，国家，集体，个人一齐搞。你们可要解放思想呀，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你们只要不搞分田单干、包产到户就行。分田单干、包产到户那是错误的。明年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把我们的农业搞上去。我们的国家这么好，我觉得应该搞上去，不要老是脑子里面怕资本主义，怕资本主义那个鬼！所以你们回去，明年头一个仗一定要把农业搞好。农业问题本来很多，我也讲不清楚了，就是要有积极性，把广大的基层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不要瞎指挥，给他们点自主权，放手让他们干。这就是我的中心意思。

（四）

现在讲最后一个问题，你们是理论班，要怎么样学会做理论工作。大家回去，恐怕多数同志要搞宣传工作吧，党校工作吧，多数是搞这个工作，总要对这个问题提点看法。

什么叫理论工作？如何把理论工作搞好？还是要从根本上讲起。讲三条：什么叫理论？什么叫理论工作？什么叫理论家？这三个根本问题弄不清楚，就叫 ABC 没有学好。这三条毛主席在那篇《整顿党的作风》上面都讲了，这篇东西要反复学。什么叫理论呢？话也不要很多，不要引那么多少段。毛主席说：“真正的

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有没有两种呢？没有。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就是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我们是不是这样讲理论呢？哎呀！理论这个东西学不到，不晓得从哪里来的，从天才那里来的，从马克思那里来的。马克思又从哪里来的？我们有些东西经不起检验，经不起质问。马克思的理论也是从实际里面来的嘛，从客观实际里面抽出来的嘛，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我们的理论，世界上真正的理论就这么一种。这个观点我们必须记住。简单地说，真正的理论就是从实际中来，再到实际中去。当然从实际中来还要经过加工。毛主席这段话，你们最好记住原文的全文。如果记不住，你就记住：天下的理论就是一种，从实际中来，再回到实际中去。当然我是把它略去了经过概括加工这样一些话。这是一个问题，必须弄清楚。否则，一说理论，就神乎其神，说是从天才那里来的，从马克思那里来的。这不错。马克思又从哪里来的呢？我们要把它想彻底，这是第一。

第二，什么叫理论家？也是毛主席的话：“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简单地说，能够依据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释各种问题，解

释或者叫解决各种问题的人，这才叫理论家，或者叫理论工作者。说我解释不了，天安门事件就解释不了呀！解释不了，你不算理论家。我马克思主义书读得很多啊，马克思的两千多万字，列宁的也是两千多万字，我都统统读过了呀，那你叫“读书家”。我还会从德文翻译到中文呀，我会翻译呀，那你叫“翻译家”。毛主席怎么说的，我就怎么背诵，那你叫“背诵家”。理论工作者必须有个起码的条件，简单的说，叫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解释各种问题；解释不通，算别的家可以，如果按毛主席讽刺的话说，你叫“古董鉴赏家”。所以对理论家呀，同志们，你们要善于识别，不要盲目从。谁是理论家，过去、现在、将来都存在这个问题。什么理论家，什么东西都要思考思考，要调查研究一番，不要盲从。同志们你们回去搞理论工作，一定要根据马列主义的原理，叫做立场、观点、方法吧，来解释各种问题。解释不清楚怎么办呢？解释不清楚你不要着急，一调查，二研究，三讨论。讨论清楚后再说。

第三，什么叫理论工作？“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去加以证明，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理论工作。”这是毛主席说的。

什么叫理论工作？在实际工作中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出结论了，又回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就是从实际中间调查研究，加以概括，上升了，又拿到实际中间去，又回到实际工作中证明，证明错了，那我就搞了错误的理论工作，

证明正确了，我就进行了正确的理论工作。现在，也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我们党内需要许多同志学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党内现在有大片的同志，可以学习从事于这样的理论研究工作，他们大都是聪明有为的人，我们要看重他们。但是他们的方针要对，过去犯过的错误他们不能重复。他们必须抛弃教条主义，必须不停止在现成书本的词句上。”搞理论工作一定要做调查，要研究，做概括，然后再回到实际里面去。总而言之，就是不要再从书本上出发，必须抛弃教条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教条他也没有多少，他从小道消息出发：哎唷，听说[北京](#)有个什么争论哪？你赞成哪个？有些是从本本出发，有些从想当然出发。什么叫想当然？我想他是久经考验的，他说的大概是理论了。这个人就不一定，这个人过去犯过错误，他讲的这个观点大概不对。这都是凭主观想象。不要凭想当然，凭想当然不是搞理论工作的严肃态度。我提议了好多次，说理论工作要讲这三条 ABC，提议我们《理论动态》写这个问题，没写出来。（按：后来已写了《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一文，见《理论动态》104 期）有同志写了篇《理论工作的党性》，我不赞成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写出来有点吓人。唷，你有党性了，人家没有党性了。这不好，有点打棍子的嫌疑。我觉得就讲理论工作的 ABC，解释毛主席这三条，理论只有一种，没有两种，我就阐述他那个话，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同志们，你们希望我解答什么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那不是解决了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错了没错呢？没有错。

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有许多同志不懂，这个是常识问题，我们有许多同志对常识问题就是不懂，在实际工作中不会解决问题。我们有些同志的思想方法不对头，或者叫思想路线不对头。不是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经过实践检验错了的，改过来，经过实践证明了的，坚持。

今后我们的工作怎么搞呢？我们要尊重实践论。有些人不重实践，总说毛主席没有说过呀！没说过的话多了。马克思、恩格斯也是这样。马克思没有坐过汽车，马克思当然更不知道高速公路。一八八六年才有汽车，马克思一八八三年就死了。怎么叫开足马力前进哪，我看马克思就可能不大懂。恩格斯没有坐过飞机。斯大林没有穿过“的确良”。毛主席去世两年了，这两年发生的新问题，毛主席也没有经历过。我们也是如此嘛，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子孙，他们所遇到的新问题比我们就多得多。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嘛，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的嘛。所以我们要研究新问题，我们有些同志是拿那么两根棍子来吓人。你否定文化大革命了，你否定毛泽东思想，你砍旗。什么砍旗，是你砍旗还是我砍旗？你参加砍旗，砍了多少年了；你还瞎说八道，还以为自己高明，老子天下第六：马、恩、列、斯、毛、我。摆教师爷的架势，老子天下第六不好哇。总说自己是最革命的，最最最，三个最还嫌少。要虚心嘛，大家商量问题嘛，不要当教师爷，一条扁担，扁担一条。你们看过《打渔杀家》没有？你这个是什么？我这个是一条扁担；我这个是什么？扁担一条。就是把它转了一个弯，

低级趣味！同志们，我们大家都要虚心，我们大家都有很多东西不懂，你们不要以为我在台上慷慨激昂，我懂的很少，我也犯过不少错误，刮共产风我也刮过的。拿棍子打人，我也错误地打过几次人，上纲太高。我们说过错话，做过错事，我们大家都要谨慎，谦虚，大家都尊重实践论，一切靠实践检验。我们自己错了就改，不要当狂妄分子。我们互相帮助，互相监督，搞批评自我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我们都要采取这么一套作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讨论，我觉得起了很好的作用，起了解放思想、起了真正地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巨大作用。这个讨论还没有完，还要深入，因为我们不少同志的思想方法不对头。我们每一个同志，过去对头了，今天对头了，今后也可能不对头。对不对头这是不能够自封的，说你那个姓张的，你那个姓李的，你那个姓胡的，你在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上面，你对头了，你以后就永远对头了？不会的，同志们，我们今后可能犯错误的。我们要改；实践证明是对的，我们要坚持。尊重实践论，就不要搞天才论，不要搞特殊论。有的同志不是讲吗，实践论的对立面是天才论。我说还不够，天才论加特权论。我的职务比你高，我的真理比你多。哪里有这么个道理呢？等级论，分等级，那是盲从论，提倡盲从。天才论，特权论，等级论，盲从论，我说还是奴才论。不能搞这个，要重实践，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一切人都要经实践检验。

谈到这里，我对同志们有些希望，我们理论班的同志年纪最大的多少岁？（答：五十岁。）最小的呢？（答：二十八岁。）再加二十三年，那就五十一。我看前途无限光明。我们理论班一百六十四位同志，除了特殊原因，就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种特殊原因之外，都是跨世纪的人物，要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去，这是非常优越的一面，叫前程似锦哪。一百六十四位同志的前途，从时间上来说，不但可以为现在进行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还要为更新的现代化再继续奋斗，为进入共产主义进一步创造条件贡献力量。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受许多考验，我们的国家四个现代化，按照毛主席讲的，任何一个伟大斗争都是一个伟大的过程，有它的开始阶段，中间阶段，结束阶段，每个阶段我们每个同志都要受考验的。这两年考验了好些人，有些人考验得很好，比如说，童怀周。童怀周就是我们大家共同怀念周总理，听说是十六个人，有七个女的，九个男的，其中只有两个党员，是外语学校的，多半是教员。有人说，有些考验得很好的同志，他们胆子大呀，我还心有余悸呀！你有余悸，你活该。革命就能胆小怕事吗？马列主义原理哪一条规定心有余悸是合法了，合乎革命理论的？革命本来就是有风险嘛，革命从来就是要大无畏，革命同勇敢是分不开的。说我想革命，但是我那个“余悸”总是肃不清。那不要怪人家。用“心有余悸”来原谅自己也可以，反正在革命队伍里有饭吃。可是你说，我心有余悸还是很高明。那你不要吹这个牛。哎唷，我那个精神枷锁不得了呀，希

望有哪个救世主，来帮我打破一下。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精神枷锁自己去打破。解放思想要靠自己。所以希望同志们经受这个考验，不求天，不求地。革命，归根结底是靠自己的努力，别的都是援助。命革得好不好，贡献是大是小，归根结底不是决定于什么工作岗位，不决定于有什么权，更不决定于权力的大小。童怀周他有什么权力？他们就是教员。《于无声处》的作者他有什么权力？他就是一个工人，三十一岁，他又做工，又写剧本。我们的党半个世纪以来有许多好榜样，数不清，我们学谁？向谁学习？噢，你要给我什么条件。条件当然要一点，比方有饭吃。这当然是起码的条件，是基本条件，完全不要条件是不行的。有条件，但不是唯条件论。条件主要是内在条件，主观条件。在共同的、必要的客观条件有了以后，谁的贡献大小决定于主观因素。

欢送同志们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在党校学习一年零二个月，只是开阔了一点眼界，许多问题要靠你们自己解决，独立解决。不容易啊，是不是你们还会第二次来，我不清楚，看来机会不多。条件很好，事在人为。大家都是这样，形势很好，条件很好，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主观努力。祝同志们平安地一路顺风地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好好地入党、为人民作出最大的贡献来。（来源：《中央党校校刊》第2期）